

新版

巴山鬼话

魏明伦著

文汇出版社

文汇原创丛书

新版

巴山鬼话

魏明伦著



文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山鬼话/魏明伦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80676-899-8

I. 巴... II. 魏...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3100 号

·文汇原创丛书·

巴山鬼话

作者/魏明伦 丛书主编/萧关鸿

责任编辑/杨健英 封面装帧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匯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/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刷/装订/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版次/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/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/640×940 毫米 1/16 字数/190 千

印张/15.125 印数/1—8000

ISBN 7-80676-899-8/G·481 定价:24.00 元

关于文汇原创丛书

1

在科学创造中，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。而艺术的创造，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。

如果没有牛顿，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，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，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。

然而如果没有达·芬奇、莎士比亚和曹雪芹，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《蒙娜丽莎》、《哈姆雷特》和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不朽之作。

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。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。就如李白的光辉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，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·芬奇失去价值。

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。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，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，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。

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，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。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，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，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，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“单面人”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。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。

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,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。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,如何发掘、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,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,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。

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,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,一种呼吁,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。

我们希望文化界、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,推动原创作品,关注原创作品。

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,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、大作品。

目录

新版小序/1
原版自序/3
i
文学与自我/7
仿姚雪垠法 致姚雪垠书/9
雌雄论/12
毛病吟/15
半遮的魅力/18
思辨的艺术/20
对联与谶语/23
三终于三/26
小鬼自白/28
小鬼补白/31
读书三性/35
我“错”在独立思考/38
士可杀而不可辱/42
追还道义/44
帅才不及帝王术/47
寻找关汉卿 呼唤成兆才/50

- 《水浒》主题歌词/56
华灯咏/59
秉笔直书/62
台湾会柏杨/66
蓉城遇丁聪/73
威海忧思/79
蓬莱鸟托邦/85
工人群众等于几/91
生不入志 活不入祠/97
牛棚读板桥/102
趣在法外/103
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/104
学一半,撇一半/105
博与专/106
丑石/107
题画点睛/109
有无成竹/110
硅石图/111
半字美学/111
触类旁通/112
可恶的臭老九/113
平安的诀窍/115
无刺的相声/117
乱点群星谱(十七则)/119
高龄与妙龄/127
明星足球队/130
悲愤投“海”,佯狂经商/132
奇奇怪怪的四川人/144

笔答《南腔北调》/152
“中华影星”在倾斜的天平上/164
我做着非常“荒诞”的梦/171
戏题韩羽画猪/180
魔术之手/181
画到昏时是醒时/184
仙人掌/186
四大美人/187
旭水酒缘/189
读者可以说不/193
时评与华表/197
哈哈,圈子/200
可悲的“半边天”/202
民谚也是格言/204
小燕子现象/208
考场思考/211
抓周/213
与金庸“华山论剑”/215
与金庸“碑林谈艺”/218
简评司马迁/221
劝君少刺秦始皇/223
多务实,快扶贫,缓称“盛”/228
跋语/230

新版小序

1

前辈杂文家邓拓，曾以《燕山夜话》为总题出版多集杂文。晚辈学步，我以《巴山鬼话》为总题连续发表文稿。

1993年10月，《巴山鬼话》初次结集，在深圳首届优秀文稿竞价会上拍卖成功。新闻媒体争相报道，当即由海天出版社出版。

1997年1月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《巴山鬼话》。上市畅销，一年之内加印五次。且有盗版，印数多少，无法统计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《巴山鬼话》阔别书市久矣。今年晚秋时节，作者应文汇出版社之邀，由该社重新推出《巴山鬼话》。

为此，我对书稿作了大量增删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《巴山鬼话》，共收各类文章45篇。现在文汇出版社所出新版本，作者删去散文20篇，碑文3篇（碑文另出专集）；保留杂文21篇，另增加长短杂文34篇；全书共计55篇杂文，是一卷纯粹的杂文集子。

在原版序言中，作者如实自述此书是“杂文与散文拼盘”，“麻辣与

清淡兼容”。当时打了一个“好吃鬼”的比喻——

川菜特产，鸳鸯火锅！

如今我拆散“鸳鸯”，删去清淡的散文，独留辛辣的杂文。自然想到四川火锅近有“绝代双娇”之称。双娇者，辣椒、花椒也。不妨再打一个美食家的比喻——

双椒麻辣，火锅沸腾！

2005年10月25日于巴蜀

原版自序

3

蛰居巴蜀小城，半生从事戏文。敝姓魏，这个字不能简化，一半委，一半鬼。姓氏注定委身于鬼，写起戏来便有些鬼聪明、鬼点子、鬼狐禅，总爱离经叛道，闯关探险。于是招来褒贬不明的绰号——戏鬼！

褒之可上《录鬼簿》，在元人杂剧前辈诸公之后叨陪末座。贬之则用铁扫帚打入另册，与牛鬼蛇神为伍。

二

前几年编剧之余，洒了些剩墨，凑成些闲文。写戏是有心栽花，作文是无意插柳；偶尔到文学界客串几场，数量甚微，就那么几板斧。只求少而不粗，短而不浅，从内涵到形式皆斗胆独树一面鬼帜。虽是江山易改，鬼性难移，但鬼话不离人间烟火；鬼眼儿盯住多灾多难的中国；鬼

胎里怀着一片责任心，几分使命感；鬼头鬼脑思考人的价值，神的奥秘，官的沉浮，民的忧乐，会不会七八年又来一次不大不小的“节日”？……

现将连篇鬼话收为一集，杂文与散文拼盘，白话与文言骈俪，思辨与抒情对照，麻辣与清淡兼容。打个好吃鬼的比喻：川菜特产，鸳鸯火锅。

三

古代杂文、散文、论文没有明确分门别类，统称文章。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演变界定为杂文、散文、论文几种体裁。杂文领袖鲁迅，散文大师朱自清、林语堂、周作人、谢冰心等等。当年杂文、散文一时瑜亮，各有千秋。据我偏爱愚见，诸家散文精品再美，也不及鲁迅杂文解剖人生，震撼灵魂，推动时代，彪炳史册。可惜鲁迅风骨后继无人，谁继承谁倒楣。锋利的杂文，带刺的玫瑰，开始凋零于五十年代中期那个寒冷的夏天，后又全军覆没于那场说来众所周知，其实众所不知的滔滔浩劫，重重黑幕里……

得了，“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”，伤心往事宜忘不宜记。咱们都去购买一种名传电视的妙药“洁尔阴”——难言之隐，一洗了之吧！

四

杂文是个奇特品种，太黑暗或太光明的时代都没有她用“文”之地。

天下太无道，不准庶民非议，庶民不敢公开非议。

天下太有道，放手让庶民非议，庶民则无可非议。

当天下进入新旧更替，美丑交织，光明与黑暗周旋，真理与假话角逐，改革与保守碰撞，开放与封闭拉锯，分娩伴生阵痛，裂变引出奇观，法制虽不健全却又保持相对的民主……这时代，杂文应运而生。

别说其他，单揭官场腐败，就足够杂文家嬉笑怒骂；追问这种被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所谓“现象”是否已渗入本质？为何其生命力如此顽

强，繁殖力如此普遍，应变力如此灵活？反腐败号令久矣，为何老是雷声大，雨点小？反来反去，腐败现象反而每况愈“上”！真奇怪，为什么腐而不“败”呢？！

好在有一定程度的民主，杂文可以揭示；同时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，揭示便受局限。而局限，正好因势利导，构成杂文艺术特征之一：曲笔。回廊九转，曲径通幽，味道就在伊人曲线美啊……

如果生活中出现倚仗权势，指鹿为马，杂文家无权无势，只好运用曲笔，指桑骂槐。

指鹿为马是严肃认真的假话！

指桑骂槐是佯狂假痴的真话！

五

5

深夜苦思，真话与真理是个什么关系。

可否这样说：真话是真理的基础，真理是真话的升华。真话不等于是真理，但真理起码必须是真话。

当代提倡讲真话的代表人物巴老，在历经多年谎祸之后大彻大悟，归真返璞，叩向真理之门。

吾乡四川地灵人杰，出了这么一位文坛泰斗。写到此，自然联想起另一位川籍文豪——从大佛脚下沫水若江走遍天下，成名于高唱《女神》，鼎盛于疾呼《雷电颂》，终结于瞎说《李白与杜甫》！

从前我喜欢郭沫若青春灿烂，如今我敬仰巴金晚霞辉煌。若论学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巴老比郭老逊色。若论道德风骨、人格力量呢……

恕我直言，暮年的郭老有些可悲，他用违心的假话否定自己黄金时代说过的大量真话。

晚年的巴老确实可贵，他用掏心的真话忏悔自己灰暗时期说过的少量假话。

后生小子鄙人则可恶，竟用痛心的鬼话议论大人物。我沉重地叹

息自己曾经那么倾倒的文豪，临终时留下一个拍“舵爷”马屁的遗嘱——骨灰不埋在生他养他的桑梓乐山，硬要撒到与他自己毫不相干，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寨旗杆之下……

六

杂文别多写，这劳什子惹祸。若从个人眼前安危着想，远不及挥洒散文保险。

杂文多辛辣，散文多恬淡。杂文如烈火，散文似清泉。写杂文非刺不可，写散文没刺无妨。杂文如诤友，散文似情侣。杂文是怒目金刚，散文是低眉菩萨。杂文逆耳，散文开心。写杂文风涛涉险，写散文安步当车。所以，人们趋利避害，形成现阶段散文热，杂文温，两种姊妹文体发展不平衡。像我这种酷爱并擅长杂文的角色，刚露两手独门活儿，就给自己惹出一身麻烦，吃了许多大亏。换招吧，与其降格减锐去弄那种人云亦云，不痒不痛的杂文，倒不如索性改写散文，玩玩美文，从兹只谈风月，彼此相安无事。

果然一写散文即连连获奖。手捧实惠，口尝甜头。回顾杂文如同端起一碗忆苦饭！

七

魔鬼附身，这序言怎么不知不觉又搞成一篇杂文了！

算一算，这本小集子譬如十个指头，其中九个半取得共识，皆大欢喜。只余几篇有过争议诘难，就算半个指头吧，岂能力拔山兮？大山也不至于那样脆弱，经不起弹指一挥。今夕何夕，《巴山鬼话》想必不会重复《燕山夜话》之厄运。中国向何处去？明白人心中都有数，就无须“鬼话”说穿了……

文学与自我

这座圆溜溜的星球上，人类堆积太多，只好用几何板块划分人的脑袋。矮子们往往把自己弄丢了，又常常不甘示弱，像拿破仑一样踮起脚尖，骚动着，呼喊着，想把自己寻找回来。

我比拿破仑的个子还矮，只与鲁迅、曹禺身材相当。反复衡量，没力气玩枪，有条件摸笔，于是便操了文学。

文学就是我，七情六欲皆有，强烈度超过一般人。多梦，神驰八极，喜欢自由自在，第六感觉特别敏锐：风吹竹，雨打萍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联想无边无际，没完没了，越是讳莫如深之事，越想弄个水清石现。

文学应似我，不搞现代迷信。文学使人陶醉，迷信使人麻醉，两者都能引得芸芸众生着迷，但迷的后果大不相同。低档的文学也比高档的迷信更好，出一大群金庸迷、琼瑶热有什么要紧？出一帮子挥舞红宝书的迷信狂可就要命了。

文学是狡黠的情人，话不说透，让你自个儿猜测。她用遮掩来突出，用省略来增添，用一支鹅羽在你心尖上轻轻撩拨，撩得妙不可言，

撩得人用呻吟来表达快感。

文学是调皮的小孩子，不踱方步，爱跳，爱跑，有时跑出格去，被人揪着耳朵抓回来，挨一记耳光仍不老老实实，一眨眼，一溜烟，又跳出了跑道的白线。

文学是唠叨的老奶奶，成天发牢骚，看不惯的事儿可多哩。她嘴上骂着，心里疼着，不断数落，不断干活。

文学不是五十年代人人皆适的干部服，是八十年代时装展览会的模特儿。专门从事“喜新厌旧”，比陈世美勇敢，毫无内疚地遗弃布衣荆钗，并且不满足金枝玉叶，一夜之间轮换三千粉黛，公开反对“从一而终”。

文学不是老少咸宜的白水饮料，是我家乡土产的五粮液，文明者喝了更加文明，不文明者喝了也许更不文明，难免有“副作用”。有人借酒装疯，有人酗酒误事，罪过不在酒厂酒家。

诚然，国家兴亡，文学有责，然而能力有限。抒情咏志，顶多几句逆耳之言，信不信由你。文学不是武学，绝没有铁腕陷铜驼于荆棘，更没有巨手挽狂澜于既倒，做不了救世菩萨，当不了乱世奸雄。吾国十年取缔文学无伤宏旨，吾民十天不吃饭就得饿死。世间没有文学，没有我辈书生，人类照样吵架、斗殴、杀人、打仗；也照样邦交、社交、性交、繁衍子孙……只不过少了一些情趣，多了一点枯燥而已。

啊！我从文学中寻找到自己。

在千姿百态的文学“瞳人”里，反映出一个风格独特，性格模糊，资格浅薄，有为而无能，可爱而可恶，瑕瑜并见，美丑混杂的“我”！

1988年6月

仿姚雪垠法 致姚雪垠书

9

姚雪垠先生：

阳春三月，有幸识荆，于全国政协会上同一小组参政。窗外万木复苏，室内众议成林，惟先生沉默寡言，似有隐衷？出入则超然独行，小憩则大厅孤坐，野鹤闲云，作哲人沉思状。在下揣度：哲人大辩若讷，必有古道热肠。所思所虑者，大抵是物价涨落、教育兴衰、人口增减等等为民造福、为党分忧之公事。民间疾苦，必将化为姚老笔底波澜。后生小子忝列新委员，理应仿效老前辈大公无私楷模，十分珍惜会议黄金时间，围绕老百姓迫切关怀的议题多添砖瓦。否则尸位素餐，开会不为民作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

今日偶翻《文汇月刊》第六期，拜读姚老致该刊洋洋一万五千言尺牍。据先生自称，此系“利用”政协会议黄金时间精心制作。原来姚老当时所思所虑与众多委员所作所为不尽相同，乃是谋算如何找刘再复打私人官司。

刘再复何许人也？我素昧生平，不是他的“哥儿们”。《文汇月刊》何许刊物？我粗知梗概，却无来往，不是该刊“老作者”。姚老则与我